

生死场

上海书店
萧红著

萧红
作序跋的著作选辑



叔 隸 叢 書 三
生 死 場
蕭 紅 著

1935.12.

上海容光書局發行

奴之綠
三叢
生死
場

一九三五年

十二月初版

版權所有

實價六角

著
作
者

蕭

紅

出
版
者

奴
綠
社

發
行
者

上
海
四
馬
路
容
光
書
局

代
售
處

本
外
埠
各
書
坊

序

記得已是四年前的事了，時維二月，我和楊孺正臨在上海閘北的火線中，眼見中國人的因為逃走或死亡而絕迹。後來仗着幾個朋友的幫助，這才得還平和的英租界，難民雖然滿路，居人却很安閑。和閘北相距不過四五里罷，就是一個這麼不同的世界，——我們又怎麼會想到哈爾濱。

這本稿子的到了我的桌上，已是今年的春天，我早重回閘北，周圍又復熙熙攘攘的時候了。但却看見了五年以前，以及更早的哈爾濱。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，敘事和寫景，勝于人物的描寫，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，對於死的掙扎，却往往已經力透紙背；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趙軌的筆致，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。精神是健全的，就是深悉文藝和功利有關的人，如果看起

來，他不爭得很，他也難免不能毫無所得。

聽說文學社曾經願意給她付印，稿子呈到中央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那里去，擱了半年，結果是不許可。人常常會事役才聰明，回想起來，這正是當然的事：對于生的堅強和死的掙扎，恐怕也確是大背『訓政』之道的。今年五月，只為了『喀拉皇帝』這一篇文章，這一個氣餒萬文的委員會就忽然煙消火滅，便是『以身作則』的實地大教訓。

奴隸社以汗血換來的幾文錢，想為這本書出版，却又在我們的上司『以身作則』的半年之後了，還要我寫幾句序。然而這幾天，却又謠言蜂起，聞北的熙熙攘攘的居民，又在抱頭鼠竄了，路上是駱駝不絕的行車車和人，路旁是黃白兩色的外人，含天在賞鑑這禮讓之邦的盛況。自以為居于安全地帶的報館的報缺，則稱這些逃命者為『庸人』或『愚民』。我却以為他們也許是聰明的，至

少，是已經憑着經驗，知道了煌煌的官樣文章之不可信。他們還有些記性。

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晚，我在燈下再看完了『生死場』，周圍像死一般寂靜，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，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，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。想起來，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，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；我和那里的居人，彼此都懷着不同的心情：住在不同的世界。然而我的心現在却好像古井中水，不生微波，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。這正是奴隸的心——但是，如果還是攪亂了讀者的心呢？那麼，我們還決不是奴才。

不過與其聽我還在安坐中的牢騷話，不如快看下面的『生死場』，她才會給你們以堅強和掙扎的力氣。

一：麥場

一隻山羊在大道邊嚼嚼榆樹的根端。

城外一條長長的大道，被榆樹打成蔭片。走在大道中，像是走進一個蕩動遮天的大傘。

山羊嚼嚼榆樹皮，黏沫從山羊的鬍子流延着。被颳起的這些黏沫，彷彿是胰子的泡沫，又像粗重浮游着的絲條；黏沫掛滿羊腿，榆樹顯然是生了瘡癤，榆樹帶着偌大的疤痕。山羊却睡在蔭中白囊一樣的肚皮起起落落……

菜田裏一個小孩慢慢地踱走。在草帽的蓋伏下，像是一棵大形的菌類。捕蝴蝶嗎？捉蚱虫嗎？小孩在正午的太陽下。

很短時間以內，跌步的農夫也出現在菜田里。一片白菜的顏色有些相近山

~~~~~  
生死場

羊的顏色。

毗連着菜田的兩端生着青穗的高粱的林。小孩鑽入高粱之羣裏，許多種子被撞着在頭頂打墜下來。有時也打在臉上。葉子們交結着響，有時刺痛着皮膚。那裏是綠色的甜味的世界，顯然涼爽一些。時間不久小孩子爭鬥着又走出最末的那棵植物。立刻太陽燒着他的頭髮，急靈的他把帽子叩起來。高空的藍天，遮覆住菜田上跳躍着的太陽。沒有一塊行雲。一株柳條的短枝，小孩挾在腋下，走路他的兩腿膝蓋遠遠的分開，兩隻腳尖向裏勾着，勾得腿在抱着個盆樣。跌腳的農夫早已看清是自己的孩子了，他遠遠地完全用喉音在問着：

『羅圈腿，唉呀！……不能找到？』

這個孩子的名字十分象徵着他。他說：『沒有。』

菜田的邊道，小小的地盤，綉着野菜。經過這條短道，前面就是二里半的



房窩，他家門前種着一株楊樹，楊樹翻攏着自己的葉子。每日二里半走在楊樹下，總是聽一聽楊樹的葉子怎樣響；看一看楊樹的葉子怎樣動擺？楊樹每天這樣……他也每天停腳。今天是他第一次破例，什麼他都忘記，只見跌腳跌得更深了！每一步像在踏下一個坑去。

土屋周圍，樹條編做成牆，楊樹一半蔭影洒落到院中；麻面婆在蔭影中洗濯衣裳。正午田園間只留着寂靜，惟有蝴蝶們爲着花，遠近的翻飛，不怕太陽燒毀牠們的翅膀。一切都迴藏起來，一隻狗也尋着有蔭的地方睡了！蟲子們也迴藏不鳴！

汗水在麻面婆的臉上，如珠如豆，漸漸浸着每個麻痕而下流。麻面婆不是一隻蝴蝶，他生不出鱗膀來，只有印就的麻痕。

兩隻蝴蝶飛戲着閃過麻面婆，他用濕的手把飛着的蝴蝶打下來，一個落到

盆中溺死了！她的身子向前繼續伏動，汗流到嘴了；她舐嘗一點鹽的味，汗流到眼睛的時候，那是非常辣，她急切用濕手揩拭一下，但仍不停的洗濯。她的眼睛好像哭過一樣，揉擦出臟污可笑的圈子，若遠看一點，那正合乎戲台上的丑角；眼睛大得那樣可怕，比起牛的眼睛來更大，而且臉上也有不定的花紋。

土房的窗子，門，望去那和洞一樣。麻面婆踏進門，她去找另一件要洗的衣服，可是在炕上，她抓到了日影，但是不能拿起，她知道她的眼睛是暈花了！好像在光明中忽然走進滅了燈的夜。她休息下來。感到非常涼爽。過了一會在蓆子下面他抽出一條自己的褲子。她用褲子抹着頭上的汗，一面走向樹蔭放着盆的地方，他把褲子也浸進泥漿去。

褲子在盆中大概還沒有洗完，可是掛到籬牆了！也許已經洗完？麻面婆做事是一件跟緊一件，有必要時，她放下一件又去做別的。

降屋的烟筒，濃烟衝出，被風吹散着，佈滿全院。烟迷着她的眼睛了！她知道家人要回來吃飯，慌張着心絃；她用泥漿浸過的手去牆角拿茅草，她貼了滿手的茅草，就那樣，她燒飯，她的手從來不用清水洗過。她家的烟筒也走着烟了。過了一會，她又出來取柴，茅草在手中，一半拖在地面，另一半在圍裙下，她是搖擺着走。頭髮飄了滿臉，那樣，麻面婆是一隻母熊了！母熊帶着草類進洞。

濃烟遮住太陽，院中一雲明暗，在空中煙和雲似的。

籬牆上的衣裳在滴水滴，蒸着污濁的氣。全個村莊在火中窒息。午間的太陽權威着一切了！

『他媽的，給人家偷着走了吧？』

二里半跌腳利害的時候，都是把屁股向後面斜着，跌出一定的角度來。他

生  
死  
場

去拍一拍山羊睡覺的草棚，可是羊在那裏？

「他媽的，誰偷了羊……混賬種子！」

麻面婆聽着丈夫罵，她走出來凹着眼睛：

「飯晚啦嗎？看你不同來，我就洗些個衣裳。」

讓麻面婆說話，就像讓豬說話一樣，也許她喉嚨組織法和豬相同，她總是發着豬聲。

「唉呀！羊丟啦！我罵你那個傻老婆幹什麼？」

聽說羊丟，她去揚翻柴堆，她記得有一次羊是鑽過柴堆。但，那在冬天，羊爲着取暖。她沒有想一想，六月天氣，只有和她一樣傻的羊才要鑽柴堆取暖。她翻着，她沒有想。全頭髮洒着一些細草，她丈夫想止住她，問她什麼理由，她始終不說。她爲着要作出一點奇蹟，爲着從這奇蹟，今後要人看重她。

表明她不傻，表明她的智慧是在必要的時節出現，於是像狗在柴堆上要得疲乏了！手在扒着髮間的草桿，她坐下來。她意外的感到自己的聰明不夠用，她意外的向自己失望。

過了一會鄰人們在太陽底下四面出發，四面尋羊；麻面婆的飯鍋冒着氣，但，她也跟在後面。

x x x x

二里半走出家門不遠，遇見羅圈腿，孩子說：

『爸爸，我餓！』

二里半說：『回家去吃飯吧！』

可是二里半轉身時老婆和一捆稻草似的跟在後面。

『你這老婆，來幹什麼？領他回家去吃飯。』

生  
死  
邊

他說着不停的向前跌走。

黃色的，近黃色的，麥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。遠看來麥地使人悲傷。在麥地盡端，井邊什麼人在汲水。二里半一隻手遮在眉上，東西眺望，他忽然決定到那井的地方，在井沿看下去，什麼也沒有，用井上汲水的桶子向水底深深的探試，什麼也沒有，最後，絞上水桶，他伏身到井邊喝水，水在喉中有聲，像是馬在喝。

老王婆在門前草場上休息：

「麥子打得怎樣啦？我的羊丟了！」

二里半青色的面孔爲了丟羊更青色了！

咩……咩……羊叫，不是羊叫，尋羊的人叫。

林蔭一排磚車經過，車夫們嘩鬧着。山羊的午睡醒轉過來，牠迷茫着用椅

角在周身刷毛。爲着樹葉綠色的反映，山羊變成淺黃。賣瓜的人在道旁自己吃瓜。那一排礮車揚起浪般的灰塵，從林蔭走上進城的大道。

山羊寂寞着，山羊完成了牠的午睡，完成了牠的樹皮餐，而歸家去了。山羊沒有歸家，牠經過每棵高樹，也聽遍了每張葉子的刷鳴。山羊也要進城嗎！牠奔向進城的大道。

咩……咩，羊叫，不是羊叫，尋羊的人叫，二里半比別人叫出來更大聲，那不像是羊叫，像是一條牛了！

最後，二里半和地鄰動打，那樣，他的帽子，像斷了線的風箏，飄搖着下降，從他頭上飄搖到遠處。

『你踏碎了俺的白菜！——你……你……』

那個紅臉長人，像是魔王一樣，二里半被打得眼睛暈花起來，他去抽拔身

生死場

邊的一棵小樹，小樹無由的被害了，那家的女人出來，送出一支提醬缸的耙子，耙子滴着醬。

他看見耙子來了，拔着一棵小樹跑回家去，草帽是那般孤獨的丟在井邊，草帽他不知戴過了多少年頭。

二里半罵着妻子：『混蛋，誰吃你的焦飯！』

他的面孔和馬臉一樣長。麻面婆驚惶着，帶着愚蠢的舉動，她知道山羊一定沒能尋到。

過了一會，她到飯盆那裏哭了！『我的……羊，我一天一天喂……大的，我撫摸着長起來的！』

麻面婆的性情不會抱怨。她一遇到不快時，或是丈夫罵了她，或是隣人與她拌嘴，就連小孩子們擾煩她時，她都是像一撮蠟消融下來。她的性情不好反



抗，不好爭鬥，她的心像永遠貯藏着悲哀似的，她的心永遠像一塊衰弱的白棉。她哭抽着，任意走到外面把曬乾的衣裳搭進來，但她絕對沒有心思注意到羊。可是會旅行的山羊在草棚不斷的搔癢，弄得板房的門扇快要掉落下來，門扇摔擺的響着。

下午了，二里半仍在炕上坐着。

『媽的，羊丟了就丟了吧！留着牠不是好兆相。』

但是妻子不曉得養羊會有什麼不好的兆相，她說：

『哼！那麼白白地丟了？我一會去找，我想一定在高粱地裏。』

『你還去找？你別找啦！丟就丟了吧！』

『我能找到牠呢！』

『唉呀：找羊會出別的事哩！』

生死簿